

一群幼鸽 飞出记忆之笼

布拉索夫特兰西瓦尼亚大学
孔子学院中方院长
杨兆宇

回国已两个多月了,在日常忙碌的教学和科研生活中又回到了我未出国前的状态。早起、晨练、上课、看书,一如钟表般地准确。可是,我知道我的生活已经与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走在校园里,常常会有同事或学生打招呼:“老师,回来了?”“嗯,回来了。”“有很多收获吧?”“是啊,收获不少。”匆匆而过的招呼后,让我回味无穷。是啊,收获自然是很多的。有时候,在梦中,感觉自己又回到了熟悉的城市,站在熟悉的教学楼前。短短的几个月,竟然让我如此怀念,这是我出国前未想到的。

事起一年半以前,当时我的QQ上收到一则通知,是一则学生处转发的汉办组织教师报名汉语教师的启事。原本并未留意这件事,因为刚刚完成一本书的写作和一部短片的制作,刚想休息一阵子。可是冒险的天性让这一念头挥之不去。我的同事已有两个被派出,而我又有过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。告诉自己,何不试试?因此,贸然就登录汉办网站报了名。当时并未特别上心,因为毕竟我的研究方向是文学和影视,对外汉语是我兼职完成的工作之一。但院长很快同意了请求,剩下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。递材料、面试、考核等等。当时出于对欧洲文化的仰慕,填报的国家全在欧洲。现在想来还是有一定风险的,陆续接到来自美国两所高校的电话测试,可能是因为我与他们的要求不符的缘故,与美国就这样擦肩而过了。

七月中旬,我正窝在办公室完成一篇课题论文的写作工作。忽然,接到了来自罗马尼亚孔院的问询电话,几番考察后,决定挑选我作为继任的孔院教师。我当时既惊诧又高兴,赶紧完成了手头的工作,回家探望父母。因为中间只有五天的时间,我就需要去北京参加汉办培训。培训结束后,便是紧张的准备工作和各种繁杂的申请。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十月中旬,拿到签证。月底,与其余两位志愿者在北京机场汇合后结伴飞往罗马尼亚了。

去罗马尼亚之前,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。仅通过网络了解这个国家的概况。至于即将工作的城市更是完全无知。网络所能提供的只有几张图片,一切的谜底是到了当地后才揭晓。与北京机场的喧闹相比,在德国机场转机时就已经开始感受欧洲的静谧与优雅,波光粼粼的多瑙河就在脚下流淌。我告诉自己:欧洲,我来了!

来接我们的是一个高个子的白种女人。我后来知道她是我们的教学秘书——阿达,和善而周到,正在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。她载着我们来到我们的宿舍,沿途我四周不停地打量。不得不承认,从那一刻起立即感受到了什么叫

友谊似酒,年代越久越醇。

小学同学,半个世纪前的同窗,虽然毕业后和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联系,但只要一提起,一个个幼稚的面孔就会浮现出记忆,竟是那么清晰。

当怀旧和思乡两种情结缠绕一起,更让我珍惜友谊。

今天和小学同学李兰枝Q聊,

知道11月13日是我们小学老师张丽颖70岁生日,小学同学要聚会,遗憾不能回去参加,我多想见43年没见过的同学!我们是1963年入沈阳市广宜街第二小学的,第一年在分校上课,老师是马玉琴,第二年回总校上课,老师蓝玉芬,三年级老师王玉符,四年级以后张老师带我们并教我们语文课,她在课堂上

当着全班同学表扬过我的语文好,给我极大自信,对我影响深远。1969年张老师随我们一起到了113中学,继续教我们语文,她是和我们联系最多的老师。

回住处后,在一张纸上努力回想我的小学同学,一共想起来40个,看着这些小学同学的名字,写了一首诗:

一群幼鸽飞出记忆之笼

记忆笼的幼鸽一下打开,里面飞出四十只稚嫩的幼鸽,一个个黄嘴未褪,眼睛黑亮。我苦苦回想着他们绑在腿上的名字,思绪和这群幼鸽一起飞翔,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,那里,那里有一所小学沐浴着晨光。

罗马尼亚生活记

文/叶澜涛



从小学习两到三门外语。我工作过的中学有德语中学和匈牙利语中学。除了英语是基础外语外,他们还要学习匈牙利语和德语。由于法国经济在欧洲而言整体较好,因而也有不少学生选择法语来作为第三外语学习。现在,这些孩子们有一些又选择学习汉语,真不知道他们的小脑袋怎么装得下这么多的知识。这是我敬佩之处,但我也有不满意之处。

可能是因为人口较少,或者是气候原因,他们的工作效率比国内要低。这是我一开始不习惯的地方。常常是约好两点半上课,有时要拖延几分钟才能开始。说好二十日办好手续,也常常要拖到二十多日,甚至更长。这让我这种习惯国内准时、高效的办事效率的人而言,无疑也需要时间适应。后来,当我在整个欧洲旅行时,发现整个欧洲的效率除了德国外,似乎都弥漫着一股慵懒的气息。或许,正是这种慵懒才能产生欧洲的文学与艺术吧。

适应之后,如何更有效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,真正体验他们的文化,这是摆在每一个居住在海外的问题。饮食是首先面临的问题。由于缺少准备,我在国内没有带齐足够的调料。因此,吃饭烧菜似乎成为每天必须要认真考虑的问题。令我吃惊的是,超市中的中国调料和食物比国内贵不少,且量少。因此,要节省使用。坚持了几周后,终于因一次公务,到首都的中国城才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。由于生抽用得快,我干脆买了一瓶老抽,每次兑水后变成生抽使用。这种办法使得往后的一年都不愁酱油问题。克鲁日市有两三家中餐馆,但要么口味不佳,要么根本不是中国人开的。因此,做饭成为我们几个中文老师每天必修的功课。我们常常做讨论大家每天吃什么、怎么做,并乐此不疲。对烹饪产生如此强烈的兴趣,这也是我出国前没有想到的。当然,每逢节假日、大型活动时,院长也会亲自下厨,做一顿丰盛的晚餐。算是祭祭自己的五脏庙,了了思乡之情。

我喜欢观察当地的民风、民俗。凡在克鲁日市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,我是每场必到。大量的手工艺品展示,以及各式艺术展示,常常能使人驻足良久思考半天。克鲁日市最有特色的便是各式手工艺品。每逢周末,商人们便在步行街摆出自己的摊位,展示自己的杰作。材质上多是金属、木材或纱线等,而对象上则基本以戒指、耳坠、胸针为主。各种工艺品全部手工完成,各不相同。与在中国旅行时,各地贩卖的手工艺品多产自义乌有很大不同。因此,后来旅行时,每到一处,搜集当地的手工艺品成为必做的功课。这也是乐趣的一大来源。有时,在参观和购买的过程中,还可以问问他们如何完成及销售情况,这也是了解当地文化的一种途径吧。

另一种了解当地文化的途径便是与当地人做朋友。由于英语不是当地的官方语言或母语,因此,用英语交流会有一些困难。由于上个世纪受苏联文化的影响,俄语成为他们中老年人习惯使用的外语。英语只在年轻人中使用广泛。为了更好地沟通,我甚至请了一位学生教我俄语,后因难度太大,不得不放弃。只学了几句礼貌用语应付日常生活起居。

因为我喜欢运动,因而工作之余,常常会去游泳馆或健身房缓解压力,在这些场合与人交往,无功利性且都是出自于健康的目的,因为话题会轻松很多。有时,会有人主动过来攀谈,询问中国的情况。我也会耐心地讲解。可谓休闲、宣传两不误。另外,我也给学生上太极课。太极课上我会让学习氛围比较轻松,学员之间沟通流畅。在第二学期,一批学员通过克鲁日市“中国日”上的太极表演,成为很好的朋友。表演结束后,我们还会不定期地聚会,讨论当地的饮食与文化。甚至,在我临回国之前,他们邀请我向他们展示中国厨艺。我便带去了调料,在她们的家里做了可乐鸡翅和番茄炒鸡蛋等几个家常菜。她们都说从没有想到原来可乐还可以这样使用,真是大开眼界。我心中暗

喜,我这两把刷子竟哄得她们如此开心,我这厨艺若是在国内,非得让朋友们奚落一番呢。

有时,遇到较长的假期,我也会去较远的地方旅行,例如去附近的城镇骑马、去黑海游泳等。在国内骑马与在当地骑马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。在当地,教练在进行简单的训练后,便把我们拉到广阔的野外,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地纵马狂欢,那真是一大享受。我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野外,骑着马四处兜转,心情自然是开心极了。不得不羡慕罗马尼亚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保护意识。辽阔的丘陵少有人烟,只有远处的教堂和羊群依稀可见。其余的地域全是目光所及的草地。因为我是新手,如何与马和平相处都成为一大挑战,至于纵马狂奔只能是镜花水月的事情。但在骑行过两次,甚至是为了继续学习在老板家借宿过一宿之后。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。老板曾告诉我,如果我训练的时间够长,完全可以随他骑行四五天,到达极远的山丘处露营。这一愿望终未能实现,成为一大憾事。

其实,逛当地定期举办的古玩市场也是了解当地文化的一种方式。当地古玩和手工艺市场每月会不定期在城市两端的超市中摆设摊位,展示他们的藏品。这时你可以发现许多平时难得一见的各式新鲜器物,例如银质的餐具,各式的钱币,各种铜铁装饰物等等。每到这时,超市内总是人头攒动,热闹非凡。而我总是很有耐心地在这些摊位中流连,每每总有收获和惊喜。除了在中国古玩市场也能看到的各式花瓶罐罐外,旧的照片和书信也成为交易的对象。这些照片大多是上一代已经逝世的家人的黑白照。翻检着这些照片,看着他们上一代的服饰风格和面目特征,并且比较着当下,历史感油然而生。在众多的展品中,邮票和小型油画是我的最爱。价格低、便于携带自然是其中重要的原因,但透过这些藏品,我可以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也是理由之一。

在罗马尼亚教学时间并不长,只有一年时间。但这一年对我而言却十分重要,它成为我鲜活的了解西方世界的契机。以前死板的书本介绍变成了鲜活的再现。自然,印象也要深刻很多。回国后,我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。我的研究兴趣除了文学之外,更多了一项对外汉语研究,开始关注对外汉语世界的发展动态。现在,我又开始给韩国留学生上课了。我常常想,人生就是如此奇妙,兜兜转转不知如何会发展。一年前我是如何想不到我会去罗马尼亚这个国家,一年后又忘不了。

作者简介:叶澜涛,男,(1980—)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教师,2011.10—2012.08任职于罗马尼亚巴比什·波雅依大学孔子学院。